

柳亞子恃才傲物

王覺源

半生清白一身泥污

清季同光時代，中國的詩壇大抵以宋詩爲正統。及宣統初年（一九〇九），上海出現了一個「南社」的組織，在詩壇上，獨樹一幟，反對宋詩，而模仿着龔定菴。在文學方面則追逐着革命的浪潮。當時在蘇滬一帶，極具聲色。參加的份子，皆一時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學名流俊彥，有陳去病、高天梅、蘇曼殊、成舍我、章太炎、鄒蔚丹（容）、汪兆銘、葉楚傖、邵力子、蔡元培、張靜江、陳布雷、沈雁冰、陳望道、孫伯純、劉師培、鄒亞雲等。上海文壇勢力，大半皆爲南社會員所據。而其倡導推動南社者，據說就是後來以「恃才傲物」著稱的柳亞子。主張以文學鼓吹民族革命。嗣以反對南北議和，攻擊北洋軍閥甚力；加以亞子操縱失當；南社內部意見紛歧，前後經時六年，南社終於宣佈解散。

民國十二年，柳亞子企圖死灰復燃。與邵力子、陳望道等恢復南社，改名爲「新南社」，自任社長。提倡新文學和社會革命。以別於「舊南社」的民族革命。也以與時潮不合，組織又是有

氣無力。柳絮隨風，亦無所表現。

清末民初，柳亞子以書生鼓動中國革命運動，從事文化與新聞工作，頗具相當活力，也極爲朋輩所重視。民國成立，直至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之前，他的言行，雖間不免於乖張；但其前半生，尙能堅守立場崗位、工作不懈、總算是清白的。大德不逾行、小德似亦不必苛求。及抗戰勝利以後，利令智昏，急欲重登政治舞臺；便不計是非得失，與反政府、反國民黨的黨派合作，終於投靠了中共。使其前半生的清白，汙染了泥沙。這是掏盡西江水，永遠都洗不乾淨的。

雖有活力意志游移

柳亞子的出身經歷，相當平凡，並無特出。他原名慰高，號安如。後改名人權、號亞廬。再次改名棄疾、號亞子。最後名號統一，以亞子行。由其改名換號之頻繁來看，頗覺其人意志游移不堅，且不太簡單、生性有點反復好變。他生於清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。江蘇吳江人。聰明有才氣、讀書強記、自幼即頗有文學基礎。文筆流暢，見解亦新穎。十六歲、中秀才。少年得意

，不免驕狂自大，目空一切。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初，到上海，入「愛國學社」讀書。愛國學社，原是革命黨人章太炎、鄒蔚丹（容）、吳稚暉（敬恒）、蔡元培（子民）等所創辦，亦爲培養革命幹部的機關。愛國學社被迫解散後，亞子乃轉入自治學社肄業。隨棄學從教，到健行公學教書。他受了革命思想的薰陶，在健行公學（一九〇六年）時，加入了中國同盟會。並將該校學生自治會，改爲「青年自治會」，儼然是同盟會的預備學校。在校時，原辦了一種「自治報」，係油印的。後來也改爲鉛字排印，在日本東京出版。成了「民報」的衛星報之一。

柳亞子曾力主以文學鼓吹民族革命。從此他即在文化新聞界方面，活動的時候較多。復報、上海新聞報、蘇報、自由報、天鐸報、民立報、民主報、民聲報、太平洋報、民國日報、以及後來的國民日報等，與他先後都有過編撰文字的因緣。在社團方面，他與愛國學社、自治學社、青年自治會、南社、新南社等都有過組織或發生過親切的關係。故柳亞子自出道至民國成立之初，這一段時期，可說是他生命活力最充沛，最規規

矩矩幹事的時期。

三日秘書功高酬薄

辛亥革命以後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。柳亞子以爲革命告成，正是酬庸功勳之時。他的心意中的私念，縱不能獲得總長一席，至少也不會低於次貳之階。乃於民國元年一月，興致勃勃的趕赴南京。時革命資深望重之士踴躍京華。不意羣雄競逐之餘，柳亞子僅被任爲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一職。後來據其「我和言論界的因緣」一文中說：「經過了武昌革命和上海光復，民國元年一月，去南京大總統府，當了三天的秘書，抱病而還。」所謂抱病，自然是一種託詞。昔有五日京兆、今有三天秘書，古今輝映，算是無獨有偶。他不幹秘書的原因，後來吳鐵城先生却指出其真相：「是要文人與皮氣，不願作附屬品。」自認爲功高酬薄，當然不屑而爲之。從此開始，柳亞子亦漸趨消極。據其自道：「這時候，我是無聊極了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陳布雷與鄒亞雲等恐其就此消沉下去，便多方慰藉之，勉展其所長，回到文化新聞的崗位。這就是他與天鐸報發生關係之始。他的文筆，是犀利無比的。他反對南北議和、反對袁世凱，以及和民立報、大共和報，不斷展開筆戰。或許也是因爲自認受了「功高酬薄」的刺激，企圖在另一方面一圖發洩之故。同時，他亦深知僅在文化新聞方面，難遂其志。要另闢捷徑，祇有向黨務方向，進取出路。

民國十三年，中國國民黨大改組。柳亞子即

乘機以中國同盟會會員資格，重新入黨，參加黨務工作。初任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。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二十四年三屆，他都被選爲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。在黨中的地位，算是黨的最高階層，具有黨國要人之資格。他如願以償應該是滿足了。在此以前的二十年中，柳亞子雖然多變，經歷多途，沒有大的工作成績表現；但其思想行動，還算是純正，對黨對國，亦無大的婉咎。

恃才傲物好開筆戰

柳亞子以長期工作於文化新聞界的緣故，交遊自然廣闊；但朋輩之中，很多人却不願與之接近。這毛病就出在他少年氣盛，恃才傲物、自我心特強，好主觀用事。他寫文章，也是一樣。最愛賣弄筆墨，嬉笑漫罵，動輒與人開筆戰。尖酸刻薄，常不留人情面。放浪形骸、風流自賞，始終難改其使酒罵座的習慣。上述他和民立報、大共和報、以及後來與民聲、太平洋、大開筆戰，即是明例。簡又文、陸丹林辦「逸經」文史半月刊時（二十五年三月出版創刊），指定題目，向柳亞子索稿。他常說：「出題不甚高明」。照通常情形，作者把題目變更一下就算了。而柳亞子則非如是。標奇立異，便在文章的前面，對「出題不甚高明」，大做其文章。由小可以見大，亦可謂爲好勇鬪狠，多此一舉。成舍我（現世界新專校長）曾以南社社友主編「抗育」。時有青年作家聞野鶴、朱鴛雛二人常投稿論詩。崇尚江西派，以山谷之作，並不亞於唐人。柳殊不謂然，

隨興筆戰。謂詩不尊唐，卽屬野狐禪，不足以言詩也。聞野鶴、朱鴛雛二人，亦隸於南社者，便不相下、爲文辯駁，皆在「抗育」發表。彼此初尙以論詩爲中心，嬉笑怒罵，無傷大雅。繼漸脫出範圍。柳亞子且以南社盟主的神色，老氣橫秋、凌懾後輩。朱鴛雛、聞野鶴更不屈服，報以惡聲。當時上海文壇，多左聞、朱而右柳。中華新報尤指摘柳亞子之陋。葉小鳳（楚儉）親戰況，知柳必敗，乃以總編輯的地位，命成氏毋再刊雙方詩訟稿件，始休戰。柳亞子氣量狹窄、好爭、好勝、好計較的性格，於此可以想見一斑。

最推崇蘇曼殊大師

民國四、五年間，柳亞子在上海，以「書記」名義，結領南社事務。其時，上海文壇，十九皆爲南社人士所據。報紙副刊尤然。柳自以爲執着了文壇與新聞界之牛耳。喜形於色，志得意滿。在「民聲」寫隨筆式的文章，卽叫「上天下地」欄，仍不免目空一切。唯對某幾個人，似乎不敢輕視。如與葉小鳳，爲同里至好，亦南社同志，更以詩文傳名。柳不但尊之重之，己所爲詩詞，亦常請教於葉！並投載於民國日報副刊。此外於邵力子、張靜江、張廷灝、沈雁冰諸人，亦相當禮重之。這除文字之外，或許尙有其他原因。柳亞子對南社中人，最爲尊重者，似爲蘇曼殊。蘇曼殊，名玄瑛。他的身世、非常撲朔迷離，朋輩多不明其真相。柳亞子曾爲之作傳，稿凡三易，自覺仍未稱心。他與曼殊的關係，爲親、爲友、爲師？亦始終是個謎。不過從他函曼殊之

信札觀之，似在師友之間。師、或爲其禮重之客套。亞子在籌組南社時，曾有函致曼殊云：

「道一今歲客禾中，爲法政講師。佩忍居西湖高等學校，此時已歸里第矣。懺懺夫人詞，當爲代索。題瓦當詩，亦即致意不誤。乘疾今歲亦嘗過武陵、惜匆匆即去。不及與劉三相晤。未識劉三近有書寄吾師否？乘疾蟄居鄉曲，每以無聊爲苦。去歲爲天梅佩忍慫恿，乃有南社之創，輒望吾師助吾曹張目，耿耿之懷，諒不見拒！昔人有云：不爲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明知文字無靈而饒舌，不能自己，唯師哀而憐之！勿嗤其庸妄也。兩詩並已拜誦，以後乞時時見教，不勝大幸！承索拙詩，以乘疾之陋，何敢自獻於吾師之前，應以違命爲罪、聊寫八律、乞加教正焉。好風得便，母吝眞音，萬里海天，伏希自愛。柳棄疾。」

在亞子一般的函札中，落筆如此謙恭下禮者，實不多見。函中一再稱「師」者，便不知從何而出？考曼殊之年，僅長亞子三齡，如係傳道受業，也找不出根源。此或係如一般人慣稱爲「曼殊大師」或「大師」之敬稱，這就不須別有所本了。不過他對曼殊推崇備至，一掩其驕狂之態，却是不可諱言的。

捧伶挾妓遊戲人間

柳亞子自民國二年始，也就是說他在「三天秘書」之後，一方仍轉向文化新聞方面發展；一方又致力於新劇運動。且以遊戲人間的態度，與

馮春航、陸子美非常親善。這時他已由民聲報，轉到太平洋報，專編文藝。自己有了捧場園地，就大替馮、陸捧場。且出版「春航集」。直到陸子美死去；馮春航離開戲劇以後；柳在傷感之餘，對戲劇興趣，始漸減退。

亞子在捧戲子之同時，風流所及，亦愛攀花折柳。常謂：「文人無行，理固宜然」。他與人談話，亦毫不自隱其所謂「無行」的風流韻事。常說：「捧戲子和吃花酒，本屬尋常事，又何隱秘之有！」似乎認爲這類韻事，還是高尚的，不算下流。自謂「替馮春航捧場，一面和曼殊、楚僧常在上海大吃其花酒。曼殊常叫的信人是花雪南；小鳳常叫楊蘭春；我却喜歡張娟娟。三姝艷色姿態，各有所擅，我們亦各愛其所愛，實難品評其高下。」他還自炫的告人，曾作過一首絕句道：「花底粧成張麗華，相逢淪落各天涯。婦人醉酒尋常事，誰把鈞天醉趙家？」似大有英雄末路之感！實際上，他大約也就在這不久之後，受了一點什麼打擊？即在當年的夏天，返回故鄉。這段風流孽債，自然也就算了斷了。直到民國十三年才重到上海。即如上述的轉向黨務方面求發展的時候。

一失足竟成千古恨

柳亞子自轉換方向，致力黨務方面的進取。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四年，這十年之間，已躋身於黨的最高階層，應該要知足了。但由於他生性「反復、好變」的心理作祟，對於自己的現狀，總是覺得不太滿足。熙熙攘攘，不務正業，終於造

成叛黨的事實。中央爲維護黨紀起見，不得不將之開除黨籍。柳亞子從此自誤之後，過去一段也算相當光明的歷史，便由他自己親手毀滅了。也從此窮愁潦倒，鬱鬱不得志。於是漸漸走向極端，不計是非利害，一直抱着反黨、反政府的態度，到處展開活動。不過亞子此時之政治活動，仍以名士自詡，狂妄虛驕，專好作偏激諷刺的言論，以沽名釣譽。失意落魄之後，仍不甘寂寞，企圖組織結派，以遂其政治目的。惟其本身、財勢、聲望、地位、力量，無一不薄弱。又不得不拉攏李濟輩，作其政治靠山；抬捧陳維周等，作其經濟支柱。受了中國民主同盟的提携與中共的聚養，猶厚顏無恥，自稱爲「國民黨黨員」；曲解三民主義，自詡爲真正的三民主義者。這在當時所有附共黨派的活動中，實爲一種突出的現象。

對日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共爲禍日亟。各黨各派，依傍趨承，互相唱和。柳亞子急欲重登政治舞臺，謀一席「政治協商會議代表」，作爲晉身之階。另一方面，又故態不改，甚至勾結敵黨、挾敵以自重。自然更爲政府與國民黨所難容——政協代表，謀而未成。柳亞子以求售心切，頗然遭此挫折，認爲對他是種極大的侮辱！因不免老羞成怒，抱定破釜沉舟之心，挾其有名無實的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」（簡稱三聯會），公然與當時各黨各派所結合的「中國民主同盟」，勾結串通起來。且明語於邵力子曰：「東方不亮，西方亮」。不惜以負氣洩憤的態度，附着中國民主同盟的尾巴，混濁一團。追隨中共，亦步亦趨，賣身投靠。結果被中共列爲「四大基幹」之一，

關入鐵幕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！

呻吟床褥數年而逝

寫到此處，柳亞子的故事，應該是完結了；但餘波蕩漾，實猶未了。因抗戰勝利之後，中共叛國。全國大小政黨，不下二百餘種組合，大都徘徊觀望，待價而沽。及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後，中共對各附庸黨派，便開始修理與迫害。在二百餘大小黨派中，初僅選擇保留了「十一個」，餘皆予以撲滅。柳亞子的「三聯會」，幸佔了其黨名的優勢——中共進行統戰，還要利用「三民主義」作招牌。算是暫被保留之一。

「三聯會」雖暫時免掉被撲滅之災，苟延殘喘於一時；但其活動範圍，則受了中共嚴厲無情的限制。會衆與柳亞子，絕無絲毫言行的自由。隨之，中共又將該會作了無形的撲殺。將其重要份子如柳亞子，譚平山、陳銘樞、郭春濤、王崑崙等，歸併於已經修理過的所謂：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」（簡稱民革）。「三聯會」的會名，雖仍留着，就祇是統戰御用的招牌了；柳亞子有名無實的「三聯」領袖，即全被消滅了。同時，原所謂保留的十一個附庸黨派，再經刪除，後來

也祇有八個附庸黨派的空洞名義存在，作為中共虛偽民主及統一戰線的裝飾品了。

「三聯會」經過幾番摧殘播弄之後，本已窮愁潦倒的柳亞子，生活就愈來愈慘了。加以身患長期的嚴重的全身動脈硬化及支氣管肺炎症。因醫藥之費無所出，以致呻吟床褥數年，早已形同活死屍了。

延至民國四十七年六月，以七十二歲之年逝於北平。不過也萬幸得很！因病逃脫了一劫，沒有遭到如沈鈞儒、黃炎培輩，那樣「殘酷修理」的悲慘下場。

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

何輯五 著

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，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顧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柒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